



龚自珍与翠微山

◆ 范爱萍

翠微山景色秀丽，林木葱郁。明《宛署杂记》云：“登之则极目平原，百里草树在目。每春夏之交，晴雨初歇，烟云变幻，金碧万状。”

西山八大处坐落于三山，三山环列如屏：翠微山居中，左为青龙山（南坡为卢师山），右为虎头山；形若圈椅，三山鼎峙。

翠微山古迹众多，自下而上有：三处三山庵、四处大悲寺、五处龙泉庵、六处香界寺、七处宝珠洞等寺院。自古以来，翠微山为西山名胜之一，诸多文人墨客登临游览，留有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。清末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龚自珍对翠微山情有独钟，在他的文集中多有记述，不仅有诗，而且有文，其中，以《说京师翠微山》最为著名。

龚自珍（1792-1841年），字璦人，号定庵，又名巩祚（曾改名易简）。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七月初五日午时出生于“书香门第”之家，他是著名古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外孙。祖父龚敬身，号匏伯，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，著有《桂隐山房遗稿》。父龚丽正，字闇斋，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进士，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，著有《国语韦昭注疏》。母段驯，是一位女诗人。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龚自珍19岁，中式顺天乡试副榜。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，龚自珍27岁，应浙江乡试中式第四名举人。次年，他赴京参加恩科会试下第。龚自珍在接连五次失败之后，直到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龚氏38岁才会试中式第九十五名，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进士；奉旨以知县用。因他不愿当县太爷，仍任内阁中书之职。“龚自珍官中书十余年，于内阁故事谙熟。期间识故和硕亲王王昭璉。”（《定庵年谱》语）。此后十年间，龚自珍任职于礼部、宗人府等衙门，仅为六品主事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龚自珍48岁，他辞去礼部主事一职，准备回故乡干一番事业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八月十二日辰时，龚自珍就任丹阳书院讲席不足一个月，即暴病而卒，年仅50岁。

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，历时130余年的“康

乾盛世”已经成为昔日的辉煌，清王朝统治者依然做着“天朝大国”的美梦。中国正在步入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外则资本主义入侵，内则官贪吏坏。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中国不再是什么“盛世”，而是呈现一片衰败景象的“衰世”。在中国第一个指出“衰世”并提出更法改革主张的正是思想家、诗人——龚自珍。黑暗、腐朽的封建“衰世”，把龚自珍推上了批判之路，可以说揭露和批判，是龚自珍诗文的最大特色。他的“将萎之华，枯于槁木。”诗句是封建“衰世”的真实写照。龚自珍的诗文曲折、隐晦，难于理解，只有认真地阅读，才能透过文字的烟幕，悟出作者的本意。“九州生气恃风雷”——是龚自珍发出的战斗声音，龚自珍呼唤“风雷”，而“风雷”却不是他自己。在龚自珍去世十年之后，太平天国革命的“风雷”震撼了中华大地。

龚自珍在30多岁时开始接触佛经，《己亥杂诗》第六辑是专门讲佛学的；在其他诗文中也有许多论佛参禅的词句。龚自珍一生，撰写了300多篇散文和近800首诗词；其中，《己亥杂诗》写于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。是年，龚自珍48岁，他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一职，于四月二十三日轻装简从，只身出都，往返南北九千里，作诗315首。吟咏这些诗，可以体会到龚自珍活生生的思想情感。

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前几首的《别翠微山》诗中赞叹道：

翠微山在潭柘侧，此山有情惨离别。

薜荔风号义士魂，燕支土蚀佳人骨。

据传，翠微公主墓址在灵光寺金鱼池峭壁以西的韬光庵前，诗句“燕支土蚀佳人骨”所指佳人即翠微公主躯体已化作西山泥土，足以为翠微山增辉添色。

《定庵年谱》载：“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借经于龙泉寺僧唯一（施南人）。持陀罗尼满四十五万卷，更日定课程，诵普贤、普门、普眼之文。”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龚自珍弃官还乡，以一车自



载，另一车载文集百卷，遍游京师诸胜。他来到翠微山龙泉庵，向寺僧唯一告别，并作诗《别龙泉寺僧唯一》，这首诗是《己亥杂诗》前几首诗之一，诗曰：

朝借一经复以簪，暮还一经龕已灯。

龙华相见再相谢，借经功德龙泉僧。

近年来，笔者和友人多次谈论到龚自珍和他的散文《说京师翠微山》，深深地为中国的但丁——龚自珍所倾倒。恩格斯说，但丁是欧洲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。”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龚自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诗人，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；他就是中国的但丁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深深地为龚自珍的文采所折服。《说京师翠微山》是一篇非常短小的散文，仅570余言；散文短小却并不妨碍作者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，他把翠微山的特色、特点无一遗漏地说给读者听，流利得如数家珍；说明龚自珍曾多次登临游览翠微山，不仅对翠微山了如指掌，而且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。龚自珍在《说京师翠微山》中生动地描写道：“山高可六七里，近京之山，此为高矣。不绝高，不敢绝高，以俯临京师也。不居正北，居西北，为伞盖，不为枕障也。出阜成门三十五里，不敢远京师也。”言简意赅地把翠微山的地势风貌、地理方位向读者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
《说京师翠微山》一文对翠微山的草木也有所介绍：“草木有江东之玉兰，有苹婆，有巨松柏，杂华靡靡芬腴。”近些年，笔者曾和友人踏遍翠微山，对此山的草木作了详细的考察。龚氏所说的玉兰，为六处香界寺藏经楼前的古玉兰。这株玉兰传为明代所植，玉兰花开，花蕊金黄，香气袭人。龚氏所说的苹婆亦称“凤眼果”、“罗望果”、“罗晃子”。梧桐科。常绿乔木，叶长椭圆形。初夏开花，圆锥花序。种子椭圆球形。产于我国南部和印度、印度尼西亚等地。据传，佛门圣树有四种：一是“无忧树”，为佛祖诞生地之树；二是“菩提树”，为佛祖成佛处之树；三是“七叶树”，为佛祖精舍（居住和讲经说法之所）地之树；四是“娑罗树”为佛祖涅槃处之树。可以说，苹婆为佛门圣树之一的七叶树，长期以来，被人们误称为娑罗树或菩提树。据考，翠微山旧时有七叶树四株，在香界寺四进院的三世佛殿前，有七叶树两株，为明代所植；香界寺五进院的藏经楼前有七叶树两株，传为西藏移植而来，弥足珍贵。至于巨松柏，在翠微山则随处可见；其中，最为壮观的是香界寺天王殿前的一株油

松，虬枝盘曲，苍翠喜人。

龚自珍在《说京师翠微山》中说道：“最高处曰宝珠洞，山趾曰三山庵，三山何有？有三巨石离立也。”笔者和友人在三山庵东坡下的松林边，寻觅到龚自珍所说的“三巨石”，只见三块巨石青黛嶙峋，气势非凡；三巨石之上可以站立10数人。如龚氏所说“三山何有？有三巨石离立也。”故此，三山庵不应该是某些书中所说“因三山庵位于翠微山、虎头山、卢师山三山的交汇处而得名”，因为三山的交汇处在同济桥下的柳溪之中。

《说京师翠微山》说道：“寺八九，何以特言龙泉？龙泉迟焉。余皆显露，无龙泉，则不得为隐矣。余者散漫布列，非气所聚神所聚，无龙泉则全山失神理矣。余极不忘龙泉也。”在龙泉庵山门内有雕栏方池，泉水从石雕螭口流出注入方池，涓涓细流，终年不息。龙泉水质良好，甘甜可口，矿化度为0.13g/k-0.20g/k，全硬度6H $\circ$ -8H $\circ$ ，为北京地区最佳泉水之一。

龚自珍在《说京师翠微山》中对龙泉和松有着极其生动的描述：“山之盦有泉，曰龙泉，澄澄然淳其间，其盦之也中矩。泉之上有四松焉，松之皮百，皆百尺；松之下，泉之上，为僧庐焉。”“不忘龙泉，尤不忘松。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，有四松焉，形偃神飞，白昼若雷雨，四松之蔽可千亩，平生至是，见八松矣。邓尉之松放，翠微之松肃；邓尉之松古之逸，翠微之松古之直；邓尉之松，殆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翠微之松，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。”龚自珍在一百多年前赞颂的松确实伟岸，他所说的苏州邓尉之松实为柏而非松，曰“清、奇、古、怪”，共四株。笔者和友人多次到龙泉庵，具体考察龚氏所说的翠微四松。《说京师翠微山》文中道：“泉之上有四松焉，松之皮白，皆百尺；松之下，泉之上，为僧庐焉。”

有一天，我们来到位于龙泉庵北部的慧云禅林（俗称慧云堂），这座寺院始建于明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，坐西朝东，自东向西为文昌阁、大雄宝殿、卧游阁、祖师堂。由大雄宝殿后拾级而上有卧游阁，坐卧游阁之中，三山美景尽收眼底。卧游阁今已无存。卧游阁后有一平展院落，院内为祖师堂，有堂舍三间、南北耳房各一间；北耳房前有白皮松一株，高30余米。与龚自珍文中所说“泉之上有四松焉，松之皮白，皆百尺；松之下，泉之上，为僧庐焉”的方位完全一致，且“松之皮白”，白皮之松即白皮松无疑；当为龚氏所说翠微四松之中的仅存者。